

● 中国历史

# “萨葛”钩沉\*

陈 海 涛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海涛(1970-), 男, 甘肃兰州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后, 讲师, 主要从事隋唐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

[摘 要] “萨葛”, 又称为“薛葛”、“索葛”, 这一名词开始出现在唐末, 最初是沙陀三部落之中由粟特人所组成的一个部落, 五代时期则演变为一个地方行政机构“索葛府”, 并在后唐以后逐渐消失。在这一过程中, 粟特人逐渐沙陀化, 并最终消失在沙陀人之中。五代后期, 随着沙陀民族同汉民族的融合, 这支粟特人也逐渐消失在汉民族之中。

[关键词] 萨葛; 粟特; 沙陀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2)02-0193-04

“萨葛”, 又称为“薛葛”、“索葛”, 此词出现在唐末, 初指沙陀三部落之一, 后唐时期成为一地方行政机构, 后唐以后消失。它存在的时间虽然非常短暂, 但却涉及到沙陀集团的民族构成, 沙陀与入华粟特人之间的关系, “六胡州叛乱”后当地粟特人的去向、粟特人在唐末五代的政治活动及其最终归宿等问题, 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但由于文献的缺乏, 学术界对其产生、变化及消失过程一直没有清楚的认识。

对于“萨葛”的来历, 蒲立本在其《内蒙古的粟特人聚落》一文中, 就曾指出, “萨葛”(sā t-kā t)、“薛葛”(sā t-kā t)、“索葛”(sā k-kā t)都是粟特(Soghd)一词的同音异译, 并进一步认为其是由“六胡州叛乱”后留居于云、朔地区之粟特残胡同东迁之沙陀部落相结合后而形成, 从而得出在沙陀人中就存在有大量粟特人的观点: “最合理的推理就是六胡州形成了萨葛和安庆两个部落。”<sup>[1]</sup>(p. 345)这一观点, 也得到国内学者如张广达<sup>[2]</sup>(第 76 页)、徐庭云<sup>[3]</sup>(第 212 页)、樊文礼<sup>[4]</sup>(第 69 页)等的赞同, 并成为学术界之共识。但他们对这一“萨葛”部落何时形成、形成以后之发展变化及最终之归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都并未曾涉及, 对“萨葛”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本文试图在他们对“萨葛”问题这一认识的基础上, 对沙陀集团中这一粟特人部落从出现到消失的过程做一全面考索, 并对其中所反映的历史意义进行一些探讨。

## (一)“萨葛”部落的出现

“萨葛”部落的出现, 是与沙陀的兴起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旧唐书·僖宗纪》中载: “(乾符四年十月, 877)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李可举、吐浑赫连铎白义诚、沙陀、安庆、薛葛部落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广明元年六月, 880)沙陀首领李友金、萨葛都督米海万、安庆都督史敬存, 以前蔚州归款于李琢……七月, 沙陀三部落李友金等开门迎大军, 克用闻之, 亟来赴援, 为李可举之兵追击, 大败于药儿岭……萨葛米海万为朔州刺史。”“(中和元年二月, 881)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沙陀、萨葛、安庆等三部落与吐浑之众三万赴援关中。”此时, “萨葛”部落已成为沙陀三部落之一。而“沙陀三部落”这一提法, 最早出现是在文宗开成年间(836-840), 《旧唐书·刘沔传》载: “开成中(836-840), 党项杂虏大扰

河西,沔率吐浑、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诸族万人、马三千骑,径至银、夏讨袭。”此处之沙陀三部落,必然是指《僖宗纪》中之“沙陀”、“萨葛”、“安庆”。由此可见,“萨葛”部落至少在开成年间就已形成,并成为沙陀三部落之一。这一局面的形成,当与沙陀东迁云、朔后与六胡州残胡的结合密切相关。

发生于开元九年至开元十年(721—722)的“六胡州叛乱”被平定后<sup>[5]</sup>(第 60 页),唐王朝先迁六胡州残众于河南、江淮地区,后又于旧六胡州地置宥州,还迁原六州胡居于六胡州旧地。“安史之乱”爆发后,在阿使那从礼的诱使之下,六胡州诸胡欲响应安禄山而再次叛乱,预谋进攻肃宗所在地灵武,但在回鹘帮助下被平定。此后,六胡州部分残胡东归范阳史思明,另一部分留居于此地之人也逐渐东迁石州。在德宗贞元二年(787),《资治通鉴》卷 232 记载,唐将马燧以河东军击吐蕃,“燧至石州,河曲六胡州皆降,迁于云、朔之间”。在六胡州残胡迁于云、朔地区后不久,沙陀也东迁至此。沙陀本来是突厥之一部,生活在蒲类(今新疆巴里坤)以东地区。贞观二十二年(648)突厥阿使那贺鲁降唐时,沙陀首领处月朱邪阙俟斤阿阙也请归附。至高宗龙朔二年(662),处月酋长沙陀金山随从唐武卫将军薛仁贵征讨铁勒,被授墨离军讨击使。天宝初年,沙陀又随回纥内附,其首领骨咄支被任命为回纥副都护。“安史之乱”爆发后,骨咄支曾跟随肃宗征讨安禄山,被册拜为特进、骁卫上将军;至其子尽忠时,又迁金吾卫大将军、酒泉县公。在突厥势力衰微之后,沙陀异军突起,成为漠北一支重要力量。《资治通鉴》卷 237 记载,在德宗贞元五年(789),因不满回鹘暴敛,沙陀部七千帐归附吐蕃,并助吐蕃破唐之北庭,被吐蕃安置在河西甘州。宪宗元和三年(808),沙陀因遭吐蕃猜忌,又转投唐灵盐节度使范希朝。范希朝亲自率众迎于塞上,将沙陀余众安置在盐州(陕西定边),并“为市牛羊,广其畜牧,善抚之”。唐宪宗还诏令在盐州设置阴山都督府,命沙陀首领朱邪执宜为兵马使。此后不久,范希朝改任河东兵马使,镇守太原,又从沙陀中选出骁骑 1 200 人,组成沙陀军,设置军使统领,其余部众则安置在定襄川(山西忻县),朱邪执宜乃驻守神武川。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沙陀人都驻守在云、朔一线,为唐守边。

这一变化,就为沙陀与粟特的融合创造了契机。如《新唐书·沙陀传》载:“大和中(827—835),柳公绰领河东,奏陞北沙陀素为九姓、六州所畏,请委执宜治云、朔塞下废府十一,料部人三千御北边,号代北行营,授执宜阴山府都督,代北行营招抚使,隶河东节度。”极有可能,从此之后沙陀就开始负责管理原六胡州粟特人残众,并逐渐在沙陀之中形成“萨葛”这一粟特人部落。因为在此后不久,据上引《旧唐书·刘沔传》所载在开成年间,就第一次出现了沙陀三部落的记载。此处之沙陀三部落,必然就是上引《僖宗纪》中所详载之“萨葛”、“安庆”、“沙陀”。“萨葛”部落出现的时间,当在太和到开成之间。

这一现状,在此后又进一步得到强化。《新五代史·庄宗纪》记载,咸通九年(868),桂州(广西桂林)爆发庞勋起义,沙陀首领朱邪赤心率军随康承训平叛。次年,因平叛有功,进封大同军节度使,赐予国姓李氏,赐名国昌,并授“太原行营招讨沙陀三部落军使”。至僖宗乾符元年(874)十一月,李钧因为父亲李业任太原节度使时处遇沙陀有恩的缘故,而被任命为灵武节度使、宣慰沙陀六州三部落使。其中六州应指自灵、盐迁来云、朔并与沙陀混居的六州胡<sup>[1]</sup>(p. 343),而三部落则依然指“沙陀”、“萨葛”、“安庆”无疑<sup>[2]</sup>(第 76 页)。此后在僖宗时代,就如上引频见沙陀三部落的称法。

这一时期是沙陀的崛起阶段,“沙陀”、“安庆”、“萨葛”三部落的多次连称表明粟特和沙陀联系更密切。但应注意的是此时沙陀和粟特间似还有一定的差别,虽已呈融合趋势,但并未完全合二为一。

## (二)从“萨葛”部落到“索葛府”

关于沙陀三部落中“萨葛”部落的最晚记载,据上引《僖宗纪》载,为僖宗中和元年(881),此后,就目前所见,在各种文献中这一名词不再出现。而此时,也正是沙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僖宗乾符三年(876),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密谋杀害唐大同防御使段之楚,欲以李克用代之,僖宗不许,诏发诸道军兵征讨。广明元年(880)李国昌父子被蔚、朔二州招讨都统李琢打败,其部众全部溃散,李国昌父子则率家族北奔鞞鞞。但由于当时黄巢起义军节节胜利,已攻克长安,朝廷只好赦李国昌父子无罪,并拜李克用为代州刺史,令其率沙陀骁骑镇压起义军。中和二年(882),李国昌也从鞞鞞率兵回代州,开始全力镇压黄巢起义军。巧合的是,沙陀三部落之“萨葛”部落的提法最晚也出现在僖宗中和元年。此后,在沙陀内部则出

现了“索葛府”这一名词。如《资治通鉴》卷 278 长兴四年三月“徙彰武节度使安从进为定难留后”条胡注引宋白语曰：“安从进本贯振武军索葛府索葛村”。

此外,还有近年来公布之《晋故均州刺史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安府君(万金)墓志》中,也载有关于“索葛府”的一些重要信息:“公讳万金,字宝山……昔从武皇,破黄巢而定紫塞;久权兵柄,擎爱日而灭妖星……清泰二年除受均州刺史……曾讳德升,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故镇武马军指挥使,索葛府刺史……祖讳重胤,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静塞军管内都游奕使,索葛府刺史……皇讳进通,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守应州别驾,索葛府刺史,长兴二年赠司空……(公)初索葛府刺史,迁马军左第二军使,迁昭义军左游奕马军指挥使……次室米室,生子一人元审,前索葛府刺史……公于天福二年……善终于私地,享年七十六。”<sup>[6]</sup>(第五辑,第 72-73 页)按墓志所载,安万金卒于后晋天福二年(937),时年 76,当生于公元 862 年左右。在其 20 岁左右之时,就随李克用镇压黄巢起义。在其家族中,安德升、安重胤、安进通、安万金、安元审五代历任“索葛府”刺史。但据前引材料,广明元年(880)之时,“萨葛”都督还是米海万。这样就有两种可能,如果墓志记载不误,从年龄角度考虑,则安万金之曾祖安德升能够担任“索葛府”刺史当发生在广明元年之后不久。第二种可能是对于墓志材料,因多由家族成员口述家族光荣史,不能完全相信,特别对于其先世的描述,更可能具有附会和夸大的成份。但一般来说,对于墓主本人及其上下时间相近之人物的记载,一般不会相差太大。就此墓志来说,即使安德升

,但对安进通、 、 ,应较为真实,也有充分理由认为,“ ”,同李国昌。 《 》 “ ”,三部落各有都督,虽在咸通十年李国昌被任命为“ ”,但在乾府元年灵武节度使李钧则被任命为“ ”,于次年,沙陀三部落就曾在李钧的率领下讨伐李国昌父子;又广明元年李国昌父子北逃鞑鞑时,沙陀三部落依然留在云、 ,并在次年由唐代州北面行营都监押陈景思率领赴援关中。 ,此时李国昌父子并没有(至少在名义上)统领沙陀三部落,在沙陀部落都督,沙陀三部落完全听命于李克用,并参加了平定黄巢起义的战斗,如墓志所载之安万金,必然加速粟特人与沙陀的结合。

“ ” 《 》 ,更有可能墓志所载并不误,则“ ” “ ”,当发生在李克用南归后不久。 ,则也至少在后唐建立前后,“ ” “ ”。 “ ” “ ”,有一条材料也可作为旁证《 》:“(中和元年,881)沙陀都督李友金屯兴唐军,萨葛首领米海万、 ,克用客塞下,众数千无所属。” ,只有“ ”

“ ”,而独称为“ ”。 “ ” “ ”,其首领不再称为都督,而是称为地方长官—— ,其地点据上引《 》 “ ” “ ”,作为“ ”,自然应是以部落中之具有粟特人血统之部民为基础;而“ ”,虽存在其中粟特人亦然举族聚居,其首领也由粟特人所担任这些现象,但无疑其是以共同地域和统一政令为基础的。 ,无疑反映了“ ”,在沙陀集团内部发生的这一本土化现象,是以沙陀化的形式而表现出来。

(三)“ ” “ ” “ ”,文献中未见有过记载,但我们通过分析上引《 》,似可得出某些踪迹。 “ ”,则表明在当时之后晋天福二年他已不再任此职, “ ”。

《 》 晋天福中 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曾向晋高祖上表 请朕今代

其中云：“各领本部三万余帐，自应州地界奔归王化、苾、，南北将沙陀、，各领部族老小，并牛羊、，七八路慕化归奔，俱至五台及当府地界已来安泊。”“”、“”、“”

“”此也可作为后唐、“”。“”但无疑它与这些混于沙陀中之粟特人的沙陀化有密切的关系。“”“”表明粟特人与沙陀融合的进一步加强，粟特人开始表现出沙陀化倾向，那么“”则表明粟特人基本已完成了沙陀化的任务，作为粟特民族的特点已基本消失，标志着粟特人已完全融合于沙陀之中。

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大和到开成年间形成的沙陀三部落，在李克用父子自鞑靼南归镇压黄巢起义时，直接受到李克用的控制，这必然加速了粟特人同沙陀的结合，使“”“”。、，随着粟特人的不断沙陀化，“”进而消失，这标志着粟特人已完全融合于沙陀之中。粟特人是以沙陀的面貌而活跃在政治舞台。

“”到其演化为“”，及“”，反映了六胡州粟特人在“”他们同沙陀人的融合过程，也就是他们沙陀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同沙陀集团本身的汉化过程交织在一起，因此本质上这也是他们的汉化过程。这一支入华粟特人最终也融合于汉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 参 考 文 献

- [1] Edwin G Pulleyblank. 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 T'oung Pao, Vol 41 [J], Leiden, 1952.
- [2] .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J]. 北京大学学报, 1986, (2).
- [3] . 内迁中原以前的沙陀及其族源 [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3, (6).
- [4] . 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 [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
- [5] . 唐代六胡州与康待宾之乱 [J]. 民族研究, 1988, (3).
- [6] . 全唐文补编 [Z].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 Study on Sa-ge

CHEN Hai-tao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Hai-tao (1970-), male,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Sui-Tang history and cultural exchange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bstract** Sa-ge, also was titled Xue-ge and Suo-ge, was appeared at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 it was one of the Three Tribe of Sha-tuo and composed of the Sogdian. At the Five Dynasties, this tribe became a local administration, and generally disappeared. During this process, those Sogdian merged into the Sha-tuo. With the Hanization of the Sha-tuo at the Five Dynasties, those Sogdian also merged into the Han nation.

**Key words** Sa-ge; Sogdian; Sha-tuo